

甘水仙源錄卷之四

息四

甘水仙源錄卷之四

息四

夷門 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真常子李真人碑銘

朝請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誥賜紫金魚袋張邦直撰

學道之難大要有三一曰悟理二曰弘教三  
曰付畀得人能備是者其真常真人乎真人  
之所學即世之所謂全真者也是道之傳古  
所未有倡始於重陽王君門弟子得其傳者  
馬丹陽玄寶洎其室孫清淨不二譚長真通  
正劉長生通妙丘長春通密王玉陽體玄郝

廣寧大通七人而已厥後學者徧天下無慮  
數千萬人而習他教者為衰嗚呼盛哉真人  
之時馬已謝世而丘劉王郝尚無恙真人歷  
扣四君見者皆以為可教乃抽關啓鑰不少  
靳固真人會集微妙淵停海涵無一不具由

息四

是心益明了而其道坐進矣性好山林乘興  
即往然未嘗留滯一處始在燕薊間尋之登  
之萊之嵩之河秦既而即大梁之丹陽觀居  
焉所至則徒衆奔走往來願受教門下者無  
虛日真人一皆接納飲食教誨略無倦容故

人人咸自以為有得而依歸之誠益堅真人  
一日遣人詣郿之五姓邀寧海于公伯祥主  
中太乙宮且曰于吾友也風神灑落識度夷  
曠衣褐懷玉而不願人知蓋吾先師長春子  
所密授者他日與吾教者其斯人歟及癸巳

之春大朝遣使徵真人既受命治裝行有日  
忽顧謂其衆曰天將興治古之道而吾不及  
見吾向所以邀于者正謂今日也遂以後事  
付于而問曰日景午未侍者曰午矣乃枕肱  
而逝享年八十有三真人德興人諱志源字

其氏真常蓋丘師所賜號云其他神異之事  
當世名公鉅人載之詳矣故不復具系之以  
銘曰維昔重陽倡此全真孰承孰傳作者七  
人迨及真人會同諸師微顯闡幽于南之陞  
聲聞于天大朝來徵受命既還忽焉遐登真  
息四  
人嘗云寧海之于他日興教在斯人歟出言  
必酬如響應聲所以前知得於至誠維生有  
聞維後有傳槩之古人不幾乎全夷山之陽  
汴水之湄刻我銘詩以永厥垂

離峯子于公墓銘

遺山

元

好問

撰

有為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離峯之行  
請予為墓道之碑曰始吾離峯子事長生劉  
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自力丐食齊魯間雖  
腐敗委棄蠅蚋之餘不少馱不置廬舍為定  
居計城市道途昏暮即止風雨寒暑不卹也  
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鍊陰魔向上諸人有  
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離峯子行丐至許昌  
寄嶽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爲常其堅  
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藁秸而

過藁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  
禁為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  
書自是日誦數百言有示老莊者隨讀隨講  
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內外學作為歌詩伸  
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于事而合于理學  
者至今傳之為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  
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恒若不及也  
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遊聞師名奔走  
承事請為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  
點亳州太清宮賜號紫虛大師離峯子之生

平如此門人輩將以葬師洛陽長生觀吾子  
嘗許以銘幸卒成之予在三鄉時蓋嘗見離  
峯子於衆人之中及官東南離峯子樂與吾  
屬遊思欲扣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衛求予文  
有年矣今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於濟上待  
之者又數月病予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師  
者然予於離峯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  
真道有取於老佛家之間故其寒餓憔悴痛  
自黥劓若枯寂頭陀然及有得也樹林水鳥  
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頽脫縛律自解心



光曄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  
嘗論之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然亦  
有無是理而有是事者予撰夷堅續志有平  
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  
理窟者三數人黥卒販夫且然況念念在道  
者乎張內翰敏之離峯子之舊叙其歌詩曰  
師自以其言爲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  
此老林下百眠塵中幾蛻耳又曰悠然而風  
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  
亦按天籟以宮商賁渾沌之妙丹青也吾友

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時出高獻臣之門  
若雷希顏辛敬之劉景玄皆天下之選而伯  
英與之遊頭角斬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  
北面事之竟為黃冠以歿張予所敬而孫所  
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離峯子何疑哉乃為

息四

四

銘離峯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  
女几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其師劉君舊隱葺  
居之是為長生觀住太清三年避壬辰之兵  
於盧氏漆水公迎置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

十有五離峯子其自號云銘曰

分食雞豚託處龍蛇視身寇讎自干宜羅樂  
有加耶年可退耶所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  
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茹草衣召來天和急而  
張之弦絕奈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曰婦  
姑勃磈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  
差彼避險而就夷背實而趨華拱璧以先駟  
馬不免於盜夸若人者不潰於流不磷於磨  
始於同氣鬪弓終以大方為家顧雖蛻骨於  
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弘玄真人趙公道行碑

翰林待制知制誥兼修國史李謙撰

弘玄真人仙蛻之七十年至元庚辰春嗣法  
孫邢默庵道安託終南重陽萬壽宮宗主天  
樂真人李道謙狀其行實遣弟子至京師以  
道行碑為請准本源委乃叙而銘之按真人

息四

五

諱悟玄字子深姓趙氏出臨潼之零口民家  
在孕十有二月生於金天德元年驚姜之夕  
室有光燁然父母異之早孤事母魏以孝謹  
稱性冲澹屏棄外慕既冠讀書通太義時全  
真教始興真人聞而嚮焉會第一代重陽公

謝世丹陽馬公扶護而西道出零口真人迎  
館於家禮敬備至丹陽觀其有受道之器與  
之語遂相契翌日遇丹陽行丐長安市真人  
出貨泉百緡饋之歸謂母曰人生幾何汨沒  
一世間徒勞人耳不若鄙遠俗務棲心玄門  
可以悟理可以明性可以達道母曰果若有  
志吾與偕往乃舉家入道訪丹陽於終南之  
劉蔣師事之親炙日久丹陽教以息心養性  
之術浸有所得長安人趙思虛第宅以請乃  
築爲環堵師弟子入居其中今蓬萊觀是也

宴坐數歲心境澄徹至理貫融得丹陽之學  
為多其後丹陽東遊有稷山段明源者復究  
玄旨丹陽喜曰關西已有趙悟玄河東又得  
段明源吾教得所傳矣是後關中之人攀挹  
道譽以不得參接為恨邠州淳化李氏築為  
精舍延真人以居因剪柏四枝手植於庭且  
口占數語以道其樹善本之義柏遂生迄今  
茂盛泰和中樊川雒六郎者事真人執禮恭  
甚其弟某家居城中屢於茶肆見一道者居  
座傍暇日謁其兄來樊川聞真人為兄所禮

敬也同往拜之閱其貌則茶肆常見者因以  
語兄知真人未嘗出大加敬信遂割別墅朱  
陽村之柏坡爲真人築庵之地庵成命曰全  
道又謂弟子然逸期曰京兆延祥觀道祖玄  
元示跡之地曩者丹陽師已築堂其側他日  
必爲崇福道場汝可居之真人時亦往來其  
中歲增月葺今爲名觀大安壬申春真人拜  
掃先塋諸弟子皆從中路聞虛空有聲如樂  
音合奏從者皆聞之真人因作歌詞以志其  
異僅成半篇命弟子魯現琦識之時弟子李

道寶自洛西還道中忽與真人遇且曰汝當  
速行吾其逝也言終不見至陝復遇真人曰  
向嘗作歌詞未終篇今足成之汝其無忘道  
寶至淳化真人已返真矣道寶爲諸弟子言  
所見舉其詞合現琦所識遂成全篇衆皆駭  
異真人閱世六十有三年自號了真子明年  
葬柏坡之全道庵同知平涼府事楊公庭秀  
實誌其墓國朝掌教宗師清和尹公拜祠下  
嘆其崖巔峻狹不足以容廣廈命其徒芟夷  
坡之下而改作焉額曰翠微宮尊之也真常



李公奉朝命追贈今號曰弘玄真人真人邃  
於玄學所謂修丹養性黃庭內外景之說得  
之於心宣之於口皆成詠歌有曰九九詩無  
生吟具載仙梯集傳於道流山東諸郡目真  
人曰小丹陽初真人居灋西嘗晨起呼衆曰  
息四  
三十年後玄教大興當有宗師闡化門人徧  
天下汝等其勉之及長春丘真人赴太祖聖  
武皇帝之召竟如其期咸以爲至誠前知靜  
而能應云門弟子甚衆其尤賢而有道者曰  
清貧子王德遇洗燈子然逸期明微子王志

清嗣清貧者曰呂志真嗣洗燈子者曰張道  
性明微子度李志久方主翠微宮事銘曰  
道家者流祖玄元太虛爲室靜爲門靈襟不  
受塵翳昏擴然洞見天地根厥初濫觴發真  
源季世遂有支流分禮讓科禁何紛紛玄元  
至教幾湮淪全真之興百餘年弱而能強謙  
而尊無爲而爲妙用全不言而言真理存重  
陽而下數散仙翼贊其道能弘宣就中丹陽  
得真筌誰能繼之曰弘玄妙齡不著愛欲纏  
迷人逕入終南山環堵宴坐百慮捐天光內

照如澄淵關中道譽芬芝蘭捐貲割土爭招  
延築庵要結香火緣嗣法有人今再傳淳化  
之柏高叅天翠微之宮矗雲煙御風乘氣返  
自然惟餘勝跡光樊川

終南山碧虛真人楊先生墓銘

翰林修撰嘉議大夫同知制誥上輕車都尉彭城  
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劉祖謙撰

明昌初僕時年十四五就學于長安聞得道  
羊皮先生已羽化于府署之宣詔廳復有紙  
襖先生居焉數數見之方稚蒙未能知其異

人泰和之末得官有扈或言楊碧虛者傳王  
祖師之道名振關中乃向所謂紙襖先生也  
先生名明真其號碧虛子耀州三原趙曲里  
人家世爲農兄弟四人俱入道先生其伯也  
仲曰守珪餘俱早世先生始從馬丹陽學復  
詣山東見丘王諸師由宣詔廳往來南山承  
安泰和間徒衆頗多歸之適陝右二統帥俱  
皇族相繼師禮焉運使嘉議高公忽病心痛  
治莫能效先生爲布氣按摩立愈有詩十絕  
爲謝先生素不識書口占賡酬略不停思高

大異之嘗云先生獨傳祖師心要紙襖草履  
土木形骸或歌或舞或頽狂癡曾以養生安  
心術相授其爲宦貴士流尊禮如此道俗景  
仰隨問隨答頃刻詩頌積疊人人滿意正大  
二年清明日語門人李志常即祖墳預建壽  
塔果以十年六月無疾而逝享年八十集所  
爲歌詩餘三百篇目曰長安集先是其仲守  
珪受印可於先生遂居鳳翔一日求木于前  
知府木虎公旣瞑目門人斂焉郡人驚異觀  
者萬計二道人因忿爭於前久之不解忽聞

擊木聲舉蓋冉起讓曰若輩將賣我作利賂  
耶速蓋棺將無人矣葬後不數日北兵奄至  
城扉果闔於是郡人始悟事見定海節度使  
盧通議墓碑云嘻一門而二達者異哉志常  
以師之擴獨未有銘見請宜銘

息四

九

世人憧憧名利場體便綺紈味膏粱氣不內  
充性則戕一真忽焉散微茫反以紙襖為猖  
狂誰知懷玉終煌煌倒持陰陽長不亡飛上  
神京朝玉皇守爐鍊丹曾竊嘗其徒今有李  
志常

終南山全陽真人周尊師道行碑

筠溪天樂道人李道謙撰

至元甲戌歲秋九月壬午終南山重陽成道  
宮提點吳志恒來劉蔣祖庭之筠溪再拜稽  
首曰我先師全陽周君道高德著福大緣深  
願得子之文刻石以傳來世余以不敏辭而  
弗許也謹按藏室所收金蓮記及崆峒李公  
君瑞作師墓銘并向者洞真真人于君常談  
師之言行而編次之師姓周氏諱全道世爲  
古幽之巨室亂後譜牒遺墜故世系莫得其

詳生於皇統乙丑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幼語  
默進止若成人狀貌竒古神情雅澹夙喪其  
父生理蕭索竭力以事母母忽感竒疾百療  
不愈師割股與藥同進厥疾乃瘳鄉黨以孝  
聞年及冠里人有以子妻之者師婉其辭而  
却之及母氏之終天也哀毀過禮幾於滅性  
嘆曰吾嘗聞道家有言一子進道九祖登仙  
欲報罔極之恩無踰於此時大定癸巳歲聞  
丹陽宗師環居終南祖庵弘演真教師徑詣  
席下求受道要丹陽納之俾與弟子列自薪



水春爨皆使親歷師恭服勤勞數年匪懈丹  
陽察其有受道之志一旦召入環室付之真  
訣及賜以全陽子號師既得法克己鍊心行  
其所受如是又數載合堂雲衆莫不服其踐  
履之實無幾何丹陽謂曰邠近邊鄙教化難  
通汝當往居以弘吾道師承命而行卜庵玉  
峯山下願神養浩積德累功與人子言教之  
孝與人弟言告之順貪者誨以廉懦者諭以  
立各因其根性淺深皆蒙啓發至於疲癯殘  
疾惇獨鰥寡而無告者收養於庵中由是閭

里士庶日益敬仰邠人爲之遷善壬寅丹陽  
鶴馭東歸師每至清明必躬詣終南祖庭致  
祭歲以爲常貞祐間羗人陷邠師亦在虜中  
雖被俘繫其精進道業略不少渝羗識其爲  
異人遂釋之厥後四方來詣門請益受教者  
奚止滿戶外之屨度弟子僅千人俱令各立  
方所誘掖後進元光末尚書左丞張公信甫  
出鎮邠郡素忌師名一日詣庵叩其所修師  
告以道德性命之理公喜其誠出而語人曰  
周全陽有道者也翌日設齋仍贈以袍履時

遣人候問起居師亦嘗往來寓居長安縣之  
漢高祖廟統軍完顏公待以師禮正大戊子  
復還邠以十月十有七日命衆作齋召嗣法  
門人圓明子李志源洎諸上足囑之曰終南  
南時村活死人墓祖師開化鍊真之地吾欲  
增葺以彰仙跡奈世態如此不可強爲也他  
日昇平之後汝輩各當勉力以成吾志言訖  
命侍者焚香令衆誦清靜經師危坐澄聽甫  
竟三過枕左肱而逝春秋八十有四葬於玉  
峯庵側士人王才卿者與師爲莫逆友時仕

慶陽方天兵圍城甚急忽夢師布衣藜杖造門而至曰吾今特來與公相別軒冕儻寄不堪久戀此身一失再得實難珍重而去未幾圍解王乃訪人始知師入夢告別之日乃返真之辰也遽解印綬黜妻子樂道以終其身先承安戊午歲東魯鄆城縣洞虛子張志淵者嘗兩夢神人持白刃叱之曰爾年將盡胡為不叅師學道以脫速死耶既覺心神恍惚因詣郭西郊行以暢其情適見一道者麻衣草屨軀幹魁偉飄然西來就而言曰汝有宿

緣故來相接即於道傍樹陰教以烹鉛鍊汞  
密語及解以麻條贈之且曰敬之哉無忘吾  
訓三十年後當有吾門弟來此與汝相會是  
時汝得與師真共結大緣矣張問其姓名答  
曰吾關中周全陽也俄失所在張乃警悟遂  
易衣入道後於濟州荆白雲觀度門弟數百  
人悉立庵觀於齊魯之間壬辰六軍下河南  
李圓明挈衆北渡於東河縣築棲真觀居之  
張聞往見告以向日遇師之故圓明出師畫  
像示之張焚香致拜曰此正吾曩者所遇師

也即遮相印可以圓明爲道兄焉乙未關中  
甫定圓明追念師之遺命率法屬門衆百餘  
西歸於南時初重陽成道宮張洞虛屢輦金  
幣以資其用不十載雄構壯締摩豁可觀辛  
丑春清和真人會葬祖師畢命門人捧師仙

息四

十二

柩葬於劉蔣之仙蛻園壬子掌教真常李君  
奉朝命追贈全陽廣德弘化真人號師仁慈  
憫物惠愛困窮處已儉薄而厚於施設每以  
謙冲自守不恃其成而居物先其嗇氣願神  
之妙乃平日素習雖須臾不少替迨乎應緣

扶教則任物之自然而門徒輻集權貴欽崇  
非以計謀而致其事仙宮道觀所在俱有成  
績兀坐終日望之儼然而不見情容及其即  
之熙然如陽和生物使人虛往而實歸老氏  
之三寶南華之真人行師兼而有之可謂聖  
門之達者歟系之以銘曰  
嗟若全陽玄門之綱天姿英偉上性昭彰松  
筠節操鐵石肝腸釋塵緣而求道要適玄化  
之浸昌三誓宗師授以靈章心淵而明氣大  
而剛神宇泰定發乎天光七載而心符聖教

九年而妙契真常承命而行演道故鄉邠人  
先饋奚啻五漿示神變而警張入夢魂而別  
王駕一氣之鴻濛恣八表以翱翔遊紫府宴  
華堂朝上帝禮元皇混太虛以莫測齊浩劫  
以無疆門徒道友思之不忘構祠而設像暮  
息四  
燈而朝香紀遺烈而刻貞珉將為萬世而傳  
其芳也

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誌銘

上

黨

宋

子

貞

撰

公諱圓曦姓范氏號玄通子寧海人性有夙



慧能記始生時事少長見屠豕遂不茹葷居  
母喪露處墓側父喪具凶服日一往雖大風  
雨不避幼業儒喜涉獵書傳務通大義而已  
年十九從郝太古學爲全真太古深器之潛  
授祕訣且屬以觀事常住多羨餘幾十萬緡  
聽其出入不問太古尋順世餘衆利其財謀  
欲害公公聞而笑曰吾爲衆守耳何至如是  
即并管鑰以付拂袖如膠西屏絕世慮自閉  
環室中究其所謂精氣神之學繼徙密州州  
人大加敬信貞祐初紅寇起東海富人多以

財寶寓公城破寇入公度不可保乃盡出所  
有以啖渠帥老幼獲免者甚衆寇退遺民奉  
公爲主復爲城守先是有詔能完復一州一  
縣者名就拜其州縣長官已而命下公力辭  
之曰道人得此安用改賜普照大師本州道  
正受之山東益亂由東平入覃懷登太行下  
遼山以達邢臺時邢臺已歸命遂屬國朝尋  
遷趙州築環堵不出居一歲聞丘長春奉詔  
南下詣謁於燕山大蒙即可俾充河間真定  
等路道門提點武仙之變挈徒走泰山丙戌

東平大行臺嚴公迎修上清萬壽宮署道教  
都提點時遣人候起居或就諮訪禮意勤縟  
莫與爲比公亦論列利害不屈左右行臺之  
政多所裨益積十有二年宮事稍就緒乃東  
遊海上謁太古祠及一觀先壠徑詣真定築

息四

十四

太古觀又修趙州之天寧觀時時往來其間  
戊申朝命加賜玄通廣濟普照真人牢讓不  
受是歲遊關中祀重陽祖師於終南秦隴帥  
太傅濮國公素蹇傲未嘗下士見公不覺膝  
屈三返致䟽請提點重陽萬壽宮公辭以年

老不任應接帥檄關吏不令出公不得已爲  
之住持纔半載假以行緣諸方復還真定未  
幾會葬源明真人李志源於有莘歸次大名  
一日晨起盥漱畢忽謂衆曰吾今日以往更  
不度人日始中奄然長逝平昔嘗語人曰從  
上諸師多淹疾累久不得速去甚不快人意  
或曰師能之乎公曰令汝看至是果然歲在  
己酉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二門人王  
裕中等輦其柩歸東平卜以明年二月二十  
五日葬于上清萬壽宮之脩然堂以子貞嘗

辱知於公懇求乞銘公爲人開朗尚義汲汲於濟物而疾惡之心太重若將有志於世者閒暇談笑亶亶可愛一有不合則面折力爭雖毫髮不貸要之胸中無滯礙故言雖切直人不以爲訐與人交必盡誠振乏急難輕財

息四

十五

如糞土樂從士大夫遊汴梁旣下衣冠北渡者多往依焉尤邃於玄學神怪幻惑之術略不掛口其嘗受戒錄稱爲門弟子者不可勝計四方請益之士多乞爲歌詩及其手字公布紙落筆動數百幅殊不致思而文彩可觀

得片言隻字皆藏之十襲以爲祕寶所至之  
地則候騎絡繹幢蓋塞路馬首不得前自郡  
守縣令而下莫不奔走致敬北面師事其爲  
時所重如此銘曰

三山無跡雲海昏海上渺渺餘仙源篤生異  
人弘妙門太古嫡嗣重陽孫清談揮麈玉屑  
噴戲墨落紙銀濤翻窮殫聖奧角與根餘子  
不得窺其藩姝姝暖暖蓬艾繁竊取溫飽幾  
穴垣鵬化寧知北海鯤麾斥八極恒孤騫退  
身閑居道愈尊所在請益如蜂屯百歲狀代

歸朝元羽輪飈車闐復崑昭昭中有不亡存  
惠子已矣誰與論為公作詩銘九原亦以發  
予之狂言

棲雲真人王尊師道行碑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鼎撰

今上皇帝即位之二年稽古建官百度具舉  
內嚴省署外列監司班慶賞以酬勲庸錫嘉  
名以尊有德越八月之望中書丞相奏全真  
老宗師王棲雲操行純正海內欽崇宜降璽  
書以彰寵數制可特賜號惠慈利物至德真

人命下之日四方萬里聞之莫不感悅知其  
錫予允當師真得人也師法諱志謹占籍東  
明之溫里家世業農富而好禮師生體異夙  
有道緣甫冠將娶不告而出徑趨山東路聞  
太古廣寧真人演教寧海執弟子禮久之緣  
熟漸次親炙口傳心受凡得一語銘諸肺腑  
自是日益修進大蒙印可逮廣寧仙蛻隻影  
西來壞衲破瓢首蓬面垢行不知所之止不  
知所爲人役之笑而往人辱之拜而受韜光  
晦跡未有識其爲道者尋值兵饑盜賊蜂起



民皆潛匿師遭執縛將殺而烹之神色不變  
言辭慷慨略無懼容群盜知其異人而釋之  
亂甫定從長春真人北遊燕薊徜徉乎盤山  
西澗之石龕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諸方學  
者日來質疑由是道價愈增令聞遐播然猶  
執謙樂居人後長春仙去方出經行不喜置  
鉢囊拄杖盛暑不笠不扇嚴冬不裘不帽浴  
身之外無長物人有以財物獻者雖勉受之  
過目不問後遊諸方到即緣契興建琳宇在  
處有之所至泰然不以舊新介意住雖久去

不回顧慙慙朝夕亦猶久寓之安車轍所經  
願為門弟子者動以千數達官著姓白叟黃  
童山林縑素之流闐闐笄總之子莫不羅拜  
于前其為世景仰如此凡<sub>一</sub>童之拜師即答  
之或問之則曰凡<sub>一</sub>隸玄門皆太上之徒吾之  
昆季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傲慢輕易道性人  
人具足奚分長幼乎聞者嘆服平居澹泊不  
事華飾惟祭饗高真色色莊嚴未嘗以為過  
雖金冠玉珮鶴氅鳳履服之不辭也設醮之  
際屢致休禎或鸞鶴翔空或風雨應期隱而

不言不可殫紀歲戊子經鎮市師曹德祿邀  
師作黃籙大齋遠近會者不下數千其井僅  
供二三十人德祿憂之請于師師命具茶果  
躬祭井上以淨席覆之歷一晝夜而後啓其  
泉洶湧用之不竭醮已復初四方傳誦師不  
以為異或詢其故師曰無他彼以誠告我以  
誠應誠意交乎天地可通況其餘乎聞者愈  
服其感應不可備錄初重陽真人西歸挈丹  
陽輦四子傳道于汴之逆旅主人王氏不禮  
反謗毀之重陽曰吾居之地他日當令子孫

卜築於此主人以爲狂未幾重陽登仙後六十有四年汴降師挈其徒跡其地不十數年殿宇壯麗氣壓諸方識者知重陽之言始驗師亦不以爲功曰諸人之力也凡所興工皆聽自願不强率不責辦故人樂爲之用中統

癸亥夏六月己酉朔晏坐方壺不語不食門弟子怪問其故但閉目凝神指虛空而已及沐浴安寢靜聽不聞呻吟之聲熟視不覩屈伸之跡門衆環侍不敢少離叱之曰汝等各幹自己正事去越十有七日乙丑盤桓枕肱

晏然而逝春秋八十有六傾城號泣三日遠  
近訃聞皆為位以哭事之如生其至誠感人  
又如此師雖不看書所行皆合理事所言唯  
真實語動與二篇四輔相契有一毫利人利  
物即目為之向在特室環堵中如對千百人  
息四  
無做作無縱恣無褻慢日日如是歲歲如是  
所謂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惟師有焉師  
慈以利物儉以律身謙以自牧老氏之三寶  
師能保之所以上格天心下孚人望疑然為  
一代宗師學者矐乎其後而有不可及焉歲

闕逢困敦正月朏師之門人論志元魏志言  
持師行狀洎提點張志格李志居書不遠數  
千里乞銘於予予於師鄉里也同宗也昔予  
待罪翰林稔師之名限以南北未之獲見北  
渡後始識于燕予不知宗屬近遠以年長一  
紀拜之師亦答拜比年數數會晤時辱見臨  
情話終日子乘間問之曰師年八十宜深居  
簡出坐以傳教使問道之人香火來不亦重  
乎顧區區普受人請車無傳轍人無寧跡毋  
乃涉於輕易耶師應之曰渠書生也凡在交

際宜有分別我全真者流不敢失前輩遺躅  
富貴者召之亦往貧賤者召之亦往一日十  
請亦往千里來請亦往急於利人所以不敢  
少安以自便耳又問師所至日書法名不知  
其數不詢其人不考其素其中豈無惡少博  
徒無乃為累乎師曰全真化導正在此耳使  
朝為盜跖暮為伯夷則又何求雖千百一人  
亦化導之力也予聞之喜甚知師之心天地  
之心父母之心也後之學者欲吾師之真師  
之全一編語錄求之有餘師予衰朽之人忝

居翰職應制之外不宜爲人作文字惟師以  
同里同宗之分而掌教誠明真人亦爲言之  
義不容辭乃爲書其大槩拜手稽首而爲之  
銘銘曰

玄元至德澹乎無爲支分派別橫流四馳天  
授全真障而東之作者七人爲百世師粵有  
廣寧號稱鐵面棲雲入侍久經鍛鍊隻影西  
歸一無徒羨白刃交前神色不變北遊燕薊  
養浩盤山學者方來日叩玄關爾言雖答予  
心自閑長春仙寂遊戲人間瞻惟汴梁重陽



蛻息大建朝元翬飛雉翼不自爲功歸之衆  
力名飛九重璽書褒德八十有六聊以應緣  
密承道廡在處百千一聞計音泣涕漣漣付  
畀知常教得所傳惟師之行光乎道紀惟師  
之名達乎萬里堂堂一碑未盡其美我銘以  
辭無愧焉耳

應緣扶教崇道張尊師道行碑

承事郎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孟 棋 撰

廣哉道之爲用巨無不包細無不入後玄元  
之跡千八百年黃其冠鶴其髦以五千言爲

宗者不可勝紀而全真之教獨能大振玄風  
會衆流而爲一夷考其行豈無所本而然哉  
當乾坤板蕩之際長春老仙徵自海濱首以  
好生惡殺爲請一言之功既足以感九重而  
風四海又侍從之士十有八人皆英偉宏達  
道行純備或心膂之或羽翼之欲玄風之不  
振衆流之不一不可得矣故應緣扶教崇道  
大宗師十八人之一也宗師姓張氏諱志素  
號谷神子睢陽人震肅之際母夢衣冠丈人  
以芝見授明日誕師及長風儀秀整遇異人

飲之以酒襟靈頓悟有瀟灑出塵之想遂拉  
同志謁長春真人於東萊長春嚼齒大罵漫  
不加省二三子大懼皆逡巡遁去師留請益  
恭長春噱然笑曰孺子可教遂以備庖爨之  
列始於侍海嶠之遊赴龍庭之召迄於環西  
域之轍稅燕城之駕艱關數萬里首尾四十  
年周旋供養未嘗失長春旨意暫違几杖輒  
有如失一手之喻長春羽化清和真常二真  
人嗣教師一居提點之位一錄中都路道教  
事衆務鱗集他人若不可措手師處之常有

餘裕既而應北諸侯之聘演教白雪門徒琳  
宇燦然改一方之觀時譙郡玄元祖庭久廢  
於兵僉以興復爲難誠明真人念獨師可辦  
尺書加幣改白雪之轅而南之居十餘年殿  
堂廊廡合百餘楹彩碧一新郡上其事有詔

息四

二十一

特加擁衛仍錫今宗師之號至元五年十二  
月屢有光自頂出氤氳徹於空際一日語其  
徒曰長春有閩風之召遂沐浴具衣冠而逝  
壽八十有一嗚呼異哉師有才略幹局遇事  
必成文章技術靡不兼善故訃傳之日咸有

道林憔悴之嘆雖然此奚足以知師蓋大方之家以心爲死灰以形爲槁木黜聰明去健羨至於嗒焉隱几不知有已而後已師至人也豈獨異夫是哉但真光內映心與天遊物交於前一與之淵默一與之波流發於外者不得不爲賢智事業輿人蚩蚩語其渺冥恍惚之妙不可得而致詰特以土苴見稱耳觀谷神子者能以此言求之庶乎其不繆矣一日住持太清宮提點李志秘狀師生平用道教提點劉公之命以紀述爲請義不可讓遂

約其所說而書之至元九年春謹記

甘水仙源錄卷之四

共



